

笔述徽闻旧史

曹操用人“不念旧恶”

□曹鸿骞

安徽人曹操在《求贤令》里说,用人要“唯才是举”;他是这样说的,也是这样做的……

曹操手下有个叫丁斐的,是个很好的参谋人才,他在曹营任典军校尉时,曹操非常相信他,他有什么建议,曹操通常都能加以采纳。可是丁斐却是一个贪图小便宜的人。建安末年,丁斐随同曹操伐吴,途中一时私心发作,利用职务之便,把自家的一头瘦牛换了公家的一头壮牛,被人告发后,受到了免官下狱的处罚。对此,曹操认为他的行为的确有错,是品质不好的表现,应该教育,也应该惩处,但不应揪住不放,要给他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,可谓“失晨之鸡,思补更鸣”,当丁斐知错认罪后,曹操便又恢复了他的官职,使他感激涕零,从此改邪归正。

在曹操与袁绍苦战的时候,自己精心挑选出来的部属竟有一部分人偷着写信给袁绍,把曹操骂得一无是处,大肆吹捧袁绍,有的还赤裸裸地表示要离开曹营,去投奔袁绍。后来在官渡之战中,袁绍战败逃走,扔下了那一大批书信,曹操看后深思不语,忠于他的手下则纷纷请求:“把那些忘恩负义的人抓起来!”曹操深思之后却不以为然,微微一笑说:“在那种困难情况下,当时我自己心里对前途都没有数,更何况他们呢!”于是把信统统烧了,根本不予追究,使那些曾经暗通袁绍的人羞愧难言,从此死心踏地为他效力,使坏事变成了好事。

在宛城之战中,张绣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、侄子曹安民和爱将典韦,曹操自己的左臂也被张绣的士兵乱箭射伤,心里对张绣的仇恨可想而知。但在那种群雄逐鹿的时代没有常胜将军,张绣后来又战败在曹操手下,来投降时,曹操认为张绣当初之所以能给他损子折将之痛,那是因为张绣有本事,是个人才,因而不仅既往不咎,而且还热情迎接,不仅未报杀子之仇,而且还与张绣结成了儿女亲家,并封张绣为扬武将军。对此,《三国志》的作者陈寿赞扬曹操用人“不念旧恶”,不计私人恩怨,真正做到了从大局着想,量才录用。

汉末有一批社会名流,名望高、影响大,对他们的态度如何,关系到人心向背,曹操十分在意,总能以宽容之心待之。如名士邴原,超凡脱俗,清高自许,不好摆弄,投归曹操后,曹操任命他为东阁祭酒,对他十分谦恭,但邴原并不怎么买账,常常称病,高卧在家,不理政务,曹操却无责言。建安十二年冬,曹操北征乌桓回到昌图,设宴招待士大夫,酒醉耳热之后说:“这次作战中,凡驻守过邺城



的诸君,肯定都会前来迎接的;不会前来的,大概只有邴祭酒吧?”话音刚落,邴原却到了。曹操喜出望外,立即出门远迎,令人钦佩不已……

作为一个领导者,在一般情况下用人要做到“唯才是举”并不难,难的是当你遇到了像丁斐那样的“失晨之鸡”,像在暗地向袁绍写效忠信的负义之徒,甚至像张绣那样有灭亲之仇的宿敌,还有像邴原那样的清高自许之士时,你怎么办?

江山代有人才出,千古名言犹在耳!看来,要真正做到“唯才是举”,首先要有像曹操那样的胸怀,用人“不念旧恶”!

龙川河

□刘应姣

地如其名。安徽绩溪的龙川村是有龙虎之相的。西枕绿树葳蕤的凤山,东连翠竹如茵的龙峰,南接奔腾崎岖的天马山;川流不息的龙川河穿村而过,河上建桥,每隔几步就有一座,或为石拱桥,或为木桥,或为扶桥,供两岸人家来往走动,颇有“一水护村将绿绕,两山排闥送青来”的意趣。一个小小山村,集山之阳刚,揽水之柔媚,像辛弃疾的一阙新词,蕴藏着山的高远境界,蓄养起水的绕指深情,只需挥笔写就,即能唤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。

像一抹飞白,清浅的龙川河将小村一分为二,将龙川人的梦想点染得轻盈飘逸,是秋波流转的点睛之笔。像几弯新月,玲珑小巧的小桥连接两岸人家,将龙川人的脚步牵引到四海之外,是通融放达的绵延之笔。而黛山青屋,小桥流水,春河暮景,翡翠山屏,牌坊矗立,宗祠比肩,村妇浣纱,水天一色,则是抒情写意之笔。

无邪的水,漫漶过素朴的山,串联起这个皖南村落的蹉跎岁月,把浸透烟火之气的村子涤荡得干净利索。再冗长的繁花似锦,再诱人的高官厚禄,再纷扰的恩怨情仇,都被这条天真的河流甩向遥远的登源河,过滤成一方淡泊与宁静。

将午未午时分,拾足河堤,初夏的天空温碧如洗,一如祖母慈爱的脸庞。龙川河两岸,徽派建筑鳞次栉比,马头墙比肩而立,粉墙黛瓦、错落有致,荫蔽着龙川的饮食男女。沿河而建的水街,中铺着青石条,两边镶着卵石,

状如鱼鳞。街道临河一侧设有令人遐想的美人靠,走累之时,即可倚靠歇息,过一回美人瘾。低头看时,河水潺潺,蜿蜒曲折。河中一对中年男女,手持长长的竹扫帚,在水中轻轻摆动,细细清理水中杂物,自上游溯流而下,动作舒缓有致,一脸的淡定从容。我当即感慨道:他们哪里是在维护村貌街容?他们分明在为龙川河清肠洗胃啊!行走水街之上,目及高堤曲柳,手触字画古玩,足抵流水人家,满眼是雅词勾出的美景,顿生“龙川黄昏后,人在画中游”之感。

龙川河当然值得倍加珍惜。平日里,村妇就着河堤捣洗衣物;仲夏中,孩子们扑入河中畅享清凉;山洪暴发的梅雨季节里,河水绝不倒灌龙川河,似有真龙镇守水口,如此灵性的河,被冠以龙川的英名,实在名副其实。

胡氏始祖胡焱选此风水宝地定居,可谓慧眼独具,以致繁衍出位高权重的官宦重臣,就不足为奇了:胡焱之后,有抗击倭寇的英雄,有户部尚书胡富、兵部尚书胡宗宪、副都御史胡宗明,一族开三府,地杰而人灵,这是龙川村藏龙卧虎最好的佐证。

古旧的“都宪坊”和“奕世尚书坊”,像两樽巨大的镜子,记录着胡氏的辉煌过往与繁华旧梦。圆雕、透雕、镂空雕等技艺,被匠师把玩到极致,一幅幅巧夺天工的立体画面,向世人倾吐着一种美好而生动的向往:鲲鹏展翅、仙鹤腾飞、双狮滚球……布局非凡,立意深邃,美不胜收。

水的芜湖,水的镜湖

□许辉

芜湖我来过多次,每次都留下很好、很特别的印象。我是淮北人,中学毕业后下放在淮北平原,那时候,人的流动性很差,江淮是什么样子,皖南是什么样子,没有机会见到。我插队的村子里有一家富农的后代,喜欢读书,我们很能谈得来,从他家的床板下,我偶然发现了一本没有封面的诗集,是诗人严阵写江南的诗集,严阵先生的诗写得美,有些诗又注明写于芜湖,这就是我对芜湖最初的印象:杏花的、春雨的、江南的、鱼米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改革开放,我到合肥上大学,地理上,合肥与江南近了,我当然不会浪费来芜湖等江南城市的机会,于是有时候不请假,就偷偷离校漫游了。到芜湖有一次住在安师大我中学好友孟二冬的宿舍,晚上两人游镜湖,觉得城市中心的镜湖犹如幻境,那时候城市的亮化工程还没有做得这么好,却自有其魅力,若明若暗的镜湖,像三十年代朴实却又洋气的电影招贴画,有很足的味道。

又有一次寒假期间,我在芜湖等过江轮渡,时间尚早,天气又冷,就到老澡堂里泡热水澡,泡完澡,喝点儿粗茶,听芜湖人用当地口音讲话,再饱睡一觉,觉得非常满足,鱼米茶乡,有浓厚的生活气息,很难忘掉。

这次再到芜湖来,到镜湖来,感觉自然是有同有异的。异的是,芜湖、镜湖变化太大了,变“强”了,变高了,变得内容更加丰富了。青弋江大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那是一个鱼和米的造型,使人联想起芜湖的人文历史。街头米市的雕塑也让我流连忘返,那里浓缩和留存了一个“江南”的芜湖、“稻作文明”的芜湖、“饭稻羹鱼”的芜湖、“市井生活气息深厚”的芜湖。

沿长江景观带却是另一番风光,那里贴江临水,颇显气势,略觉混浊的江水荡荡而东,江南山岭,江北平原,极目远眺,看到的是历史、文化、地理、军事和经济。长江既是军事天险,又是经济命脉,在中国几千年大起大伏的岁月里,扮演了天堑和黄金水道等特别的角色。

但长江最一般的特征,还是水,江水滋润了江南,滋润了芜湖,也滋润了镜湖,滋润了青弋江入江口这块宝地的繁荣和富足。所以,芜湖、镜湖给我印象最深的,除了深厚绵远的市井生活人文气息以外,就是滋润万物的水了。

清晨我们到美食街吃当地特色小吃,一饱口福之外,也是一种温润的市井情调的享受,在这里更能找到芜湖的历史感、地理感和文化感。中国的市井文化存在于那些历史上经济发达、交通方便、以农业和手工业为支撑的定居点中,它的存在使置身其中的人感觉繁荣富庶、吃喝不愁、心满意足、幸福指数快速上升。当然,芜湖、镜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和影响下,要经济更发展、社会更进步、人民更富足,这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刚性路线。但怎样结合当地人文历史,营造一种有特色的城市气氛,只会给城市加分,只会有助于经济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,以及人民的满足。我期待着再一次来芜湖,再一次来芜湖的镜湖,再一次来芜湖的美食街品评美食佳饮!

